

曹雪芹 著

刘心武 续

紅樓夢

「一百零八回本」下

曹雪芹 著 刘心武 续

紅樓夢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 / (清) 曹雪芹著; 刘心武续; 周汝昌校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214-06857-6

I. ①红… II. ①曹… ②刘… ③周…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1010号

书 名 红楼梦
著 者 曹雪芹 刘心武
责任编辑 刘 焱 徐颖妍
特约编辑 秦 蕊 李 丹
文字校对 陈晓丹 刘彦章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61.5
字 数 1007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857-6
定 价 68.00元 (全三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凡 例（又题《红楼梦旨义》）	001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0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010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017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026
第 五 回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	033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045
第 七 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053
第 八 回 薛宝钗小恙梨香院 贾宝玉大醉绛芸轩	061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人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070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076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082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089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094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00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06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12
第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120
第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129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39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49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55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62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71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染相思	178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187
第二十六回	蘅芜苑设言传蜜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96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04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11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22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231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38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46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253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59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俏结梅花络	267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76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284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韵	295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谎谈承色笑	痴情子实意觅踪迹	303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10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321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语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328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36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粧	343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50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58
第四十七回	馥霸王调情遭毒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67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75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83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391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405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413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22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32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41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450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59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71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479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485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情权	493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猥香菱情解柘榴裙	50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512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524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535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543
第六十七回	馈土物颦卿思故里	讯家童凤姐蓄阴谋	549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562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70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78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86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596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604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拣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612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624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634
第七十七回	俏丫嬛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怜情归水月	645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谶	656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669
第八十回	懦弱迎春肠回九曲	姣怯香菱病入膏肓	674
第八十一回	中山狼吞噬薄命女	河东狮吼断无运魂	683
第八十二回	睿探春安民止谣诼	达宝玉婚礼赠麒麟	692
第八十三回	史太君失语难瞑目	金鸳鸯守志宁玉碎	701
第八十四回	倪二哥庙会遇知音	冷三爷村肆警旧雨	711
第八十五回	玻璃大围屏酿和番	腊油冻佛手埋奇祸	719
第八十六回	暖画破碎藕榭改妆	冷月荡漾绛珠归天	728
第八十七回	司棋殉情劳燕浴火	椿龄抗旨双鹤入云	740
第八十八回	勉为其难二宝成婚	淮折坎坷枕霞吹笛	750
第八十九回	王熙凤知命强英雄	薛宝钗借词含讽谏	759
第九十回	忠顺王奉旨逞威风	静麝月好歹避微嫌	768
第九十一回	蒋玉菡偏虎头蛇尾	花袭人确有始有终	779
第九十二回	霰宝玉晨往五台山	雪宝钗夜成十独吟	790
第九十三回	甄士隐默退贾雨村	甄宝玉送回贾宝玉	801
第九十四回	蘅芜君化蝶遗冷香	枕霞友望川留余憾	810
第九十五回	卫若兰射圃惜麒麟	柳湘莲拾画会婵娟	819
第九十六回	潢海铁网山虎兕搏	槁林智通寺香魂断	828
第九十七回	宁国府旧账成首罪	荣国府新咎遭彻抄	837
第九十八回	愁宝玉拘入狴犴门	顽贾环收进养生堂	846
第九十九回	妙玉守庵从容镇定	凤姐扫雪痛心疾首	855
第一百回	狱神庙茜雪慰情痴	锦香院云儿护巧姐	865

第一百零一回	刘姥姥寻踪锦香院	芸哥哥探访拢翠庵	876
第一百零二回	傅秋芳妙计赚令牌	红衣女巧言阻金荣	885
第一百零三回	靛儿弃前嫌护灵柩	卅儿释新怨守绝密	897
第一百零四回	哭向金陵凤姐命断	泪别祖茔宝玉自首	907
第一百零五回	瓜州渡口妙玉现身	金山寺下悍王殒命	916
第一百零六回	麒麟邂逅中秋联诗	骠骑相撞寒露喋血	928
第一百零七回	饥怡红寒冬噎酸齏	冻枕霞雪夜围破毡	939
第一百零八回	神瑛顿悟悬崖撒手	石头归山情榜俨然	949

中山狼吞噬薄命女
河东狮吼断无运魂



话说迎春归孙府后，宝玉悒悒不乐。正歪在榻上，忽听袭人报：“平姐姐来了。”平儿走进来道：“院里海棠枯了半边，蕉下鹤翎也没收拾。”袭人叹道：“小红坠儿的缺没补，倒又走了三个。如今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比以往更忙乎，不周全处偏更多。”又见麝月拿着东西从那边屋过来，定睛一看，是雀金裘。麝月道：“平姐姐坐。我把他晾到后院去。今儿个秋阳正旺。眼看过些时又该穿了。”宝玉只觉心口疼，把身子一偏道：“我再不穿他。”袭人劝：“去舅舅那边，习惯穿他的。”宝玉道：“舅舅九省都检点免了。舅舅舅母怕也再没兴致大开筵宴。就是去请安，家常衣服就好。”麝月往后院去，袭人这才问：“什么事巴巴的跑来？”平儿道：“竟是从老太太那里过来。鸳鸯姐姐让我把话捎给宝二爷。”宝玉心知，自打大老爷大太太行出尴尬事后，鸳鸯再不跟自己说话，也再不到怡红院来，人虽不来，话不直达，却还托付平儿来传递，可见心里还跟从前无大差别。袭人问：“究竟是什么话？”平儿道：“是老太太的话。老太太说，晴雯冤枉了，可惜了。”宝玉从榻上跳下来，直望着平儿，心头一暖。袭人边收拾东西边问：“老太太说这话，太太在么？”平儿道：“怎么不在？鸳鸯告诉我，这是第二回发话了。老太太就知道，宝二爷这些天失魂落魄的，大半是为了晴雯。”袭人道：“太太是一时生气。原没想到有这样结果。”平儿道：“老太太嘱咐，宝玉这些天就是静养，晨昏定

省随他，只是你们要好生伺候。”宝玉道：“几天没去老太太那里请安了。今晚一定要去。林妹妹这几天可曾去过？”平儿道：“怕也没去。听说近来吃过丸药后常心跳发热。老太太也嘱咐不用让他拘礼。”袭人道：“丸药不都是咱们官中药房自配的吗？原比那些市卖的高明，怎么吃了倒不好？我们二爷常备的香雪润津丹，也都是菖、菱二位本家爷配的，从来都好啊！”

麝月从后院回来，春燕递上沏好的茶，麝月亲捧给平儿，平儿这才坐下喝茶。平儿想劝慰宝玉几句，却不知从何说起。袭人想跟平儿多打听些老太太那边的动静，却也不知从何问起。宝玉只坐在一旁体味贾母的言简意赅。一时屋子里只有自鸣钟钟摆摇动的声响。倒是麝月没心没肺，说起在园子里遇见官媒婆朱大娘了。平儿道：“这回敢是替南安郡王家求三姑娘来了。”宝玉嘻了一声道：“真是要人去园空了！宝姐姐搬出去，香菱再见不到，不必说了。司棋先一步，二姐姐带着绣橘他们四个也走了。四妹妹人没走心先离了，那日我想去看看他的画，没进屋就让彩屏拦住了，说他再不画了，何况老太太也没催问的心思，连画具都收了。”平儿道：“珍大奶奶带走了入画，自那以后四姑娘不见东府任何一人。珍大爷珍大奶奶那边送来东西，都由我递过去，也不敢说是那边送的，只说是我们二奶奶给的，四姑娘也只淡淡的让彩屏接过，一个人只对着香炉的烟出神。”宝玉道：“只剩林妹妹三妹妹还可说说说话。没想到三妹妹如今也要出阁了。女儿们怎么就必得出嫁呢？”平儿袭人麝月都笑，平儿道：“男子成人后怎么就必得娶亲呢？难道你是一辈子不娶的？”袭人忙给平儿使眼色，又道：“记得去年咱们在这里给你庆生，三姑娘抽的那花签吗？都说咱们家又要出个王妃，当时你也一起举杯庆贺。三姑娘‘日边红杏倚云栽’，大喜的事啊！”麝月因问：“三姑娘的姻缘，如今上下都知道，是老太太跟南安老太妃的老谋深算，可二姑娘嫁到孙家，怎么个缘由呢？”

平儿道：“少不得跟你们细说端详。其实原本我们老爷跟孙绍祖来往并不密切。夏天时候，忠顺王府到清虚观打醮。那忠顺王有个宠妾狠不安分，借那机会，溜出观外，在鼓楼西大街游逛。偏那天孙绍祖也去游逛，遇上了。姓孙的就调戏人家。谁知那宠妾本是仇都尉最小的妹子，跟随他的，是仇家带过去的。仇都尉那天正赶去清虚观给忠顺王送礼，听他妹子的丫头跑来告诉这个事，怒发冲冠，立马派儿子跑去解围，自然想当场逮住调戏他妹子的歹徒。那孙绍祖原以为所调戏的不过是平常的良家妇女，得知是惹到了仇都

尉和忠顺王，岂不是往狮子嘴里伸头么，慌忙缩脖，可往那里就便躲避啊？急切里就近跑到了大老爷家。他倒是说实话，跪在大老爷膝下，只求庇护一时。大老爷那里答应？他就开出一纸欠条，说是若帮他躲过这一劫，情愿奉银五千两。果然就有人叩门，正是仇都尉儿子，称冒昧造访，手下有人看见了，那调戏他姑妈的歹徒进了这个门。大老爷倒很镇定。当时坐在花园亭子里，跟孙绍祖面对面走围棋。孙绍祖换了衣衫，帽子也变了样。那报告仇都尉的下人反慌了神，说是看花了眼。仇都尉儿子扇那下人几嘴巴，跟大老爷道扰。大老爷反说若是我家出了这样事，怕也难免破门探究；又说那边还有个黑油大门的宅子，或许走入那家也未可知。就这么样，孙绍祖算是把他家祖上攀附贾家的那根线，又接续上了。过几天果然送给大老爷五千两银子。一来二去的，不知大老爷怎么想的，就把二姑娘给了那孙绍祖。”宝玉听了道：“那仇都尉儿子比不得赵简子，可大老爷也真有点像东郭先生了。孙绍祖怎么跟二姐姐说，是大老爷使了他五千两银子，才把他抵账似的送过去的？又成日家打打骂骂，摧残得二姐姐这次回来，人都脱了形，一听见稍大点的响动，就抖得跟秋叶一样。这孙绍祖真十足是个中山狼！”袭人劝解道：“只是一时的苦恼吧。日子长了，脾气顺了，怕就好了。”宝玉只是垂头悲戚。

晚上，贾母那里比前几日人多。宝玉、黛玉都来了。薛姨妈也带着宝钗、宝琴来了。人虽不少，却无欢笑。宝玉心情不好。黛玉身子难受。薛姨妈因媳妇不雅之事尽人皆知，脸上无光。宝钗一味端庄。宝琴因母亲痰症去世，哥哥薛蝌带他发送完灵柩刚回来，梅家迎娶日子再往后延，自是没有以往活泼。本来探春尚可承欢，只是南安老太妃已让官媒拿来郡王世子庚帖，王夫人这边也将探春庚帖换了过去，虽尚未跟探春本人说明，阖府皆知，探春少不得自行收敛了女儿烂漫。李纨、惜春皆告病假缺席，纵来了也添不上喜气。凤姐强打精神，逗贾母开心。因琥珀正跟收拾餐具的管事婆子交代明儿菜谱，原是琥珀有些个伤风，出音不准，凤姐就故意大惊小怪起来，跟众人说：“琥珀今天真真吓了我一跳！”鸳鸯道：“只有我敢吓你，别人谁敢？”贾母因问：“谁吓谁呢？”凤姐就比比划划的说：“刚才琥珀跟大厨房交代，说明儿晚上老祖宗想吃剑池。可不吓了我一跳！想来老祖宗是想念金陵姑苏虎丘山了，那虎丘塔下面，有个剑池，原是吴王夫差蘸泉水磨利剑的地方。大家想想，纵使府里官中有本事把那姑苏剑池连夜搬过来，纵使大厨房能有海大的锅把那剑池蒸熟了端到这儿来，老祖宗可有多大的嘴巴、多厉害的牙口、多大的

弥勒佛肚皮，把那美味吃进去？”说得大家忍不住笑起来。琥珀高声喊冤：“何曾说要吃剑池？我交代的是芥菜！南边又叫盖菜。”贾母知是凤姐又来斑衣戏彩，笑道：“我倒吃得动剑池，只怕你猴儿吞了那夫差剑，再动弹不得半步！”有的丫头还笑，王夫人只觉得不吉利，忙道：“时候不早了，老太太早些安歇要紧。”大家这才散去。

且说迎春回到孙宅，更无法安生。那孙绍祖从衙门回来，除了吃喝，就是交媾。迎春从娘家带来的书籍，全被他扔去厨房烧火，只剩得一册《太上感应篇》还藏在衣箱里，又怕拿出来看时被丈夫觑见，一把抢去撕碎，唯有独处时默诵几句。那日孙绍祖回来，见迎春脖颈上套着个自己用花针穿的茉莉花链，一把扯去掷到地上，还用靴子狠狠碾踩，骂道：“就是拿你累金凤八宝钏那些个陪嫁去当了，也还剩得有几串过得去的珍珠链子，偏装出这穷酸刁样刺谁的眼？”说着一巴掌扇过去，直把迎春劈倒在地。绣橘过去扶迎春，孙绍祖一把拉过他去，说什么“去他的，咱俩红罗帐里且逍遥！”绣橘稍有抗拒，也一巴掌掴去。孙绍祖只会皮肤滥淫，逼迫绣橘等丫头大衣服里头一律免去小衣，把绣橘抱到床上，见小衣未免，又发雷霆。那跟着迎春过来的莲花儿，偏去谄媚主子，跑过去俯就说：“我大衣服一丢，什么都是现成的，亲爷您就消遣我吧！”孙绍祖就搂过去滚成一团。绣橘忙过去扶起迎春，躲到侧室，两人抖作一处。迎春晕厥过去，绣橘掐他人中。迎春醒过来，望望绣橘，声若游丝道：“真真不想活了……”绣橘不动。绣橘想起刚才莲花儿跟他有刹那的对眼，那眼神竟十分得意，不觉浑身如冰水倾来，牙尖打架。

且说那仇都尉儿子，曾被冯紫英痛打过。冯家与贾家交好，仇家自然不忿。那天仇都尉儿子闯进贾赦宅子，未寻到调戏他姑妈的人，更加有气。回家后报告父亲，道贾赦介绍那跟他对棋的乃指挥孙爷，一早就去的。仇都尉后来几经打探，知那指挥孙绍祖最是寡廉鲜耻，又听娶了贾赦女儿为妻，便让儿子与其交往。仇都尉一伙早想搬倒贾赦，意在通过孙绍祖获取贾赦动静，并以助其升职为饵，唆其以大义灭亲气概参与他们一伙弹劾贾赦。那孙绍祖原还有所顾忌，后心想只要再不与仇都尉小妹子照面，应可无虞。仇都尉儿子供其声色之欲，又频传其即将提升之信，那孙绍祖志得意满。仇都尉等拿住贾赦私通平安州把柄，孙绍祖与大舅子贾璉闲聊时，绝口不提平安州节度，只说自己曾派外差去过平安州，引贾璉一起怨那边饮食难嚥，就套出了贾璉曾赴平安州的日期，如此一来仇都尉等弹劾贾赦更加有力。那仇都尉等灌足

孙绍祖迷魂汤，道他大义灭亲，圣上必悦，闹不好褫夺那贾赦的将军之职，顺便就赏了他，因同时还弹劾神武将军冯唐，则取代那冯唐当上神武将军岂不也妙？孙绍祖听了，恍惚中竟觉得已是将军之身，直脖挺胸好不神气。

又一日，孙绍祖醉醺醺回来，想是外面欢媾过了，到床边倒头便睡，鼾如雷响。迎春和绣橘费老大力气，才将孙绍祖大衣服褪下。从那大衣服里，掉出一个折子，迎春且将那折子搁到桌上去，本不想看，那烛光却分明照出了折子上父亲贾赦的名字。迎春一惊，这才打开浏览。原来是一个弹劾贾赦的奏本。领衔举报的是仇都尉，接下还有几位，最后竟是孙绍祖的签名。所揭发的事情，是贾赦指派儿子贾琏到平安州结交节度使，图谋不轨等。迎春心乱如麻，软绵绵跌坐在椅子上。迎春虽从不问闺房外头的事，但有几桩原来还是清楚的，就是仇都尉素与贾家两府不睦，孙家论起来却跟贾家是关联的，且仇、孙二家本也有隙，却为何丈夫现在竟要依附仇家等构陷岳父？既然丈夫对贾家已然如此无情，自己在这孙家又焉能再有立锥之地？绣橘怕迎春又要泪落如散珠，忙过去递上手帕，谁知迎春这回只是发愣，眼里并无泪水，只发冷光。

绣橘把迎春扶到侧室榻上，劝他早些歇息。迎春也囑绣橘早些安歇。待绣橘走后，迎春款款站起，到箱子里取出《太上感应篇》，走至屋外，将那册子丢到池塘里。回到屋里，又找出常用的那根象牙花针，把他别到胸前衣服上。又从箱子里找出一条长长的绦带，握在手里，走出屋，来到游廊里。那游廊并无彩绘装饰，模仿江南园林里的造法，全用黄杨木素构。他早些天其实已选好地方。游廊前端，与穿堂门衔接处的台阶，离游廊下方的栏板很近，他容易攀上去，站到栏板上后，他将绦带往上丢，丢到第三回，那绦带绕过了游廊内顶里的黄杨梁木，他就将那绦带结了个活套，将自己头颅伸了进去。元妃姐姐省亲时他也赋诗一首，海棠诗社成立后他曾限韵，食蟹那天他曾独在花阴下用花针穿茉莉花……种种往事，萃聚心头。总算活过，享得些清福。刻下无可眷恋。他将双脚拼力往栏板外一蹬……荡悠悠，三魂出窍。

几日后，宝玉独自在园里闲步，只见周瑞家的指挥几个婆子，从紫菱洲屋子里往外搬家具，又往门上贴封条。自那回在园子里遇上周瑞家的押着司棋往外撵，宝玉总见不得这个妇人，不肯理他，眼前景象，却又难嚥气转身，免不得还是发问：“二姐姐过些日子还要回来暂住一时，怎么全给腾空？”那周瑞家的心知上回得罪宝玉非浅，这会断不能再说什么二爷回去读书等话，

忙满脸堆笑，软言软语诤宝玉道：“是要以新换旧呢。”宝玉不信：“那又何必贴封条？”周瑞家的含糊应对：“都是按太太和二奶奶吩咐。自有道理的。风凉，二爷走走就回吧。”宝玉只望着迎春紫菱洲旧居发愣。周瑞家的带着众婆子一径去了。

那时王夫人叮嘱周瑞家的等，迎春死讯，要严瞒两个人，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宝玉。贾政闻讯后掉了几滴热泪。虽是侄女，从小到膝下过活，与亲女无异。按贾政想法，对孙家还须追究。贾赦却道：“谁有还魂妙法？这是命数，无奈！”孙绍祖附名的弹劾他的奏本还没上报，贾赦背后有刀还懵然不觉。邢夫人更由着孙家将迎春后事草草打发。王夫人心烦意乱，薛姨妈自那晚来与贾母请安后再未露面，也只有亲姊妹间方可诉苦道恼，虽未必于事有补，总比心头白堵着东西为好。因指派周瑞家的去薛姨妈处一趟，将其邀来一叙。

周瑞家的到得薛姨妈那边，刚进院门，就听到那边传来夏金桂尖厉的哭闹声。小丫头引进这边屋，薛姨妈和薛宝钗在那里对坐叹息。周瑞家的请安毕，说明来意。薛姨妈叹道：“何尝不想过去，只是你也听见了，我这边的日子跟滚钉板无异，闹得我浑身血印子，眼泪只好往肚子里流。”宝钗道：“虽是实情，妈妈把话说过了，鸡声鹅斗，只当他市井常情，自己保重要紧。”周瑞家的陪笑：“说的是。姨娘只管宽心，有钉板让那不知礼的滚去。”说起迎春夭亡，薛姨妈和宝钗均禁不住落泪。薛姨妈道：“怎么的咱们这几家就开始死年轻的了？实告诉你吧，我们这边的秋菱也快要不行了！”周瑞家的问：“秋菱是谁？”薛姨妈告诉他：“就是香菱。自打我这媳妇进了门，他就把香菱改叫秋菱，任谁还叫香菱，他听见了必大吵大闹，说他明媒正娶的，竟连给侍妾取个顺嘴的名儿也不能，想必是这个人家按先来后到排次序，他爹他妈真是瞎了眼，把他推到这个火坑里，他只好干瞪眼看着把香菱扶了正，把他轰到厨房里去淘米烧火。”周瑞家的摇头：“这是怎么说的？忒胡说了！”

说着薛宝琴从那边过来，满脸忧郁。薛姨妈道：“周姐姐不是外人。你有苦恼只管讲。”宝琴就说：“我哥哥还想来见伯妈。哥哥说，还是带着我住到别处吧。堂嫂整日这么吵闹，原由里，也是嚷着我们兄妹不顺他心。我不用说他嫌多余。哥哥呢，他见缝插针，见隙泼水，你们也是知道的，常有撩拨、挑逗。不说我哥哥难堪其扰，有一天倘若堂哥起了疑心，往下可怎么相处？”薛姨妈道：“这里毕竟还是我当家。你们父母双亡，住到这里名正言顺。

本想梅翰林家把你娶过去，蝌儿就买所房子迎娶那邢岫烟的。你们兄妹万万不能走，且耐一耐。那边偏院吵闹声大，就搬到我这边后头去住。宝钗他姨娘特让周姐姐来，请咱们过去叙叙，老太太那里也多日没去请安了，你且让小螺给你拾掇拾掇，晚饭后一起过去是正经。”

告辞前，周瑞家的求让看望香菱。宝钗带他过去，一路低声对他说：“你是知道的，我们家现开着药铺，好医生更不难请，只是他这病竟药不能除、医不能治，只怕是捱不过霜降了。原只望能吃进东西，这几天连粥也喝不动。你好歹劝他说出一两样想吃的东西吧。”到门前，小丫头臻儿掀起帘子，宝钗只让周瑞家的进。

周瑞家的走近床前，吃了一惊。吃惊的不只是血干癆的病容，更是让他猛的想起一个人来。周瑞家的头一次见到香菱，是那年薛姨妈一家初到荣国府，住在梨香院的时候，薛姨妈让他把一匣子宫花分送给众小姐和王熙凤，那时候香菱才留头，他细加端详忍不住说：“倒个好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东府蓉大奶奶秦可卿死去三年多了，现在的蓉大奶奶是许氏，周瑞家的本已把秦可卿忘在爪哇国了，不曾想这回来探视香菱，依旧觉得“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秦可卿病死前，周瑞家的也曾随王夫人去探视，眼前的香菱连那干瘦的模样，竟也跟当年那病笃的秦可卿一般。虽是人将死脱了形，却依旧透露出一股子高贵。香菱睁开眼，认出周瑞家的，挣扎着坐起来，臻儿忙把大靠枕搁到他身后。周瑞家的就说：“那边太太让我顺便看看你。就是老太太，二奶奶，宝二爷林姑娘他们，也都惦记着你。不是什么大症候，你安心补养就好。想吃什么？我们府里厨房究竟丰富些，说出来我告诉他们，给你送过来。”香菱说：“都替我道谢吧。我这么个人儿，自知分量，不过是人间小小过客。难为这么多人还把我当回事儿，只是我如今要回故乡了，怕报答不了了。”周瑞家的想起当年问他父母家乡，一概不知，心中诧异，这回乡之念，能坐实那里呢？

香菱让臻儿递书给他。臻儿递过去，跟周瑞家的说：“这些日子，他药也不喝，粥也不吃，只要我递他这些唐诗宋词的，略看两眼、诵两句，竟比喝药吃饭还灵，提起点精神来。”香菱就念那书上的诗：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周瑞家的也听不懂，只记住姑苏这个地名，因问：“你怎知你的故乡是姑苏呢？你不是打小就到了薛家，什么也不记得了么？”香菱也不答他，又念一首，更听不懂。还要念，忽然两眼发直，抛书抱肩，瑟瑟发抖。臻儿忙扶他卧下，又跟周瑞家的说：“他又觉得耳朵里灌进大奶奶的吼声了。我们那爷虽说无情，究竟这么多年一起厮混，那天过来瞧瞧，还没在这床前站稳，就听见大奶奶追到这边院里廊下，扯着嗓子叫喊，什么快休了我退回夏家，又是什么破镜快重圆……按说我们不该说这个话——真该把他休了才是！”周瑞家的便不吱声。稍留了一刻，就说以后再来。香菱忽又挣扎着坐起，道：“周嫂子你再留留。”就命臻儿从箱子里取出那条石榴裙来。跟周瑞家的说：“且把这个带上，替我还给袭人。就跟他说谢谢。只是我就要回故乡去了，没力气去跟他当面别过了。”周瑞家的只得接过，亦不知究竟何意。香菱又道：“我梦里知晓的，故乡是姑苏。”周瑞家的只得劝慰几句，说出来太久，早该回太太话去，又嘱臻儿好生服侍，便回荣禧堂那边去了。

荣禧堂那边，贾政正在待客。因是熟客，只在外书房里品茶闲话。来客乃是贾雨村。按香菱来历，贾雨村最知晓。香菱生父甄士隐，乃贾雨村大恩人。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时，那门子明白报告了贾雨村，那薛冯二家争抢的小姑娘，眉心有胎里带来的米粒大的胭脂痣，正是甄士隐元宵花会丢失的女儿英菊，再错不了的。贾雨村将英菊判给薛蟠，薛家另取名香菱，之后却并不去寻访甄士隐下落，也始终不曾将香菱来历告知贾政转告薛蟠。

周瑞家的回去后，先到自己家里安顿了一下。香菱交给他的石榴裙，且放着。恰好女儿和女婿冷子兴来了。那冷子兴曾与贾雨村交往。设若冷子兴再与贾雨村村肆闲话，拿别人家的事下酒，说不定也就扯出香菱的来历，再到岳丈岳母家说嘴，则周瑞家的也就知晓香菱来龙去脉了，那香菱的故乡恰正是姑苏。可叹香菱至死也只是从诗里梦里感应，何尝在生时真得到一个见证！

霜降那日，香菱果真魂归故里。消息传来，周瑞家的才想起那条石榴裙尚未拿给袭人，因捧去怡红院，报告了香菱噩耗，对袭人道：“也是你们两个的缘分吧，那天我顺便去看他，他说要回故乡了，留下这个给你作个想念。”